



佟伟杰
著

一笔神秘的巨额捐款
一场车祸背后的惊天秘密
正义与丑恶轮番亮相，权力与金钱竞相角逐

市委 常委

长篇原创主旋律小说
反腐倡廉力作，直击现实生活

在人们眼中，作为一位铁腕人物，谢景新出手狠一点也是顺理成章的
大家猜测，他之所以如此敢干，必然有很深的背景
当然，毋庸置疑，新任市委常委“三把火”一烧，有些人的好日子也就算到头了



一笔神秘的巨额捐款
一场车祸背后的惊天秘密

市委要

佟伟杰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市委常委 / 佟伟杰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9.1
ISBN 978-7-5008-4316-0

I. 市… II. 佟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5777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40 千字

印 张: 14.25

定 价: 24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2003年5月24日,是S市城建二公司载入史册的日子。

刚上班,中层以上干部就接到了参加企业改制会议的通知。令大家始料不及的是,区长李宝库和区委组织部、区体改委、经贸委等部门的官员都来了。在总经理王德勤的陪同下,来宾们昂首阔步地步入会议室,使得会议在不经意间陡然增添了几分肃然的氛围。

宽大的会议室,布置得庄重、典雅,文字、图表、锦旗、奖状,在这里展示着城建二公司的荣光和骄傲。

作为总经理,王德勤一坐在这里,似乎就在向四周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
十年了,他不说把自己的心血都奉献给这个企业了,也得说汗水辛劳没少出。他像不停旋转的大齿轮,而他所管理的各个环节则像扣着齿轮的链条,他于其间反反复复地转动,借助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势和近年城市建设大干快上的机遇,竟使这单调的转动生出许多神采来。他刚掌管城建二公司时,企业仅是一个固定资产200多万元、年利润几十万元的隶属市城建总公司的工程处,可如今它已经成为S市一支规模仅次于市城建总公司的城建工程企业。

王德勤身体底子好,精力非常充沛,从未被纷繁的事务所压垮,体内的生物钟早已适应了企业经营者超负荷的工作。每天忙到晚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有时不忙,他反而不习惯了。重名分,争强好胜,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按理说,这些年他处于企业核心的地位,该得到的,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,基本也都得到了,身体健康、事业成功,人活着求的不就是这两点吗?这两点,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确实使他心花怒放,心潮澎湃,是他为之陶醉的核心和力量之源。

近年来,一场大范围的企业改制使他开始亢奋。

于是,他不动声色地开始了改制的策划,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运作和征询方方面面的意见,今天终于要向中层以上干部披露了,王德勤坐在那里,既很愉悦,又忐忑不安。按照方案的设计,公司要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所有程序,恐怕无异于关羽过五关、斩六将一样险阻重重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?

此时,王德勤的心里自然是七上八下的,但他扫了一眼区长李宝库及其随员,有如此强大的官方代表坐在那里,他神情一下沉稳了许多。

他清了清嗓子,拿出一副坦诚相见的架势:“企业改制的大潮正风起云涌,这是大势所趋,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,也不是哪个人想阻挡就能阻挡的。以前我们总听人喊狼来了,狼来了,今天这个狼真的来了!根据区领导的意见,现在城建二公司企业改制工作正式启动!近些天来,我们很多同志,特别是办公室的同志牺牲了不少自己的休息时间,会同区体改委、经贸委、财政局等部门,集思广益,最终形成了城建二公司总体改制方案。从现在开始,我们要在一个月内,

完成股权转让协议、评估报告、有关审批、召开股东大会、重新工商登记等一系列工作。可谓时间紧、任务重。对此，我们每一位在座的骨干，都要紧跟区委、区政府的重要战略部署，积极投入到企业改制中来。下面我们有请李宝库区长做重要讲话，大家鼓掌欢迎！”

李区长思维敏捷，说话语速很快，但一句一句地，却很严谨，将中央和省市委的有关企业改制的精神，以及城建二公司改制的意义、内容、形式和步骤等阐述得十分清晰。

之后，他郑重地说：“在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次改制也是一次革命呀，因为所有职工全部买断国有身份，然后由企业视情况实行聘用制。希望党员干部在这次改制中发扬识大体、顾大局的优良传统，同党和政府保持一致，自觉做改革的促进派，这既是区委、区政府对每一同志的殷切期望，也是对你们党性的一次严峻考验！”

一时间，会场上面面相觑，一种茫然在每个人的脸上徜徉，台下噙声四起。几十年形成的拥有较高社会地位、收入稳定且享有生老病死全程福利保障的国有职工待遇，从此就将终结？

巨大的落差使很多人心里波涛汹涌。

2

近些日子，公司工会副主席于雅先的眼皮总跳，似乎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气氛，在公司一些主要领导脸上相互传递着，让她觉得他们好像对她隐瞒着什么。眼前出现的一切，终于使她明白了。

于雅先当年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城建二公司的。本来她是一心一意想到政府机关当干部的，今生今世、彻头彻尾吃“皇粮”，但阴错阳差之下，竟到了城建二公司。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她当上了公司工会副主席。

其实，这个副主席，跟主席没什么两样，因为主席是由党委副书记兼任，基本是挂个名而已，工会的全面工作都是由她这个副主席主持。于雅先来工会之前，当过团委书记、宣传科长。相比之下，她更喜欢眼下这个工会角色。上对党负责，下对职工群众负责，一手托两家，仿佛这个职位更具神圣感。所以，她一直干得蛮来劲的。有人称工会为“不管部”，也就是说，凡是别的部门不管的或不愿管的事，工会都要管。既要维护职工利益，又要经理满意，在许多情况下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这种半职业化的工会主席，来自心理的负荷常常大于体力的疲惫，工作难度可想而知。

于雅先有一张属于那种典型的东方女人面孔，白皙、丰腴，女人味十足。一副精巧的金丝边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，更增添了几分妩媚和文雅之气。有了好皮肤，女人就等于有了最美丽的衣裳。所以，她向来衣着随便、自然，透出一种漫不经心的风韵，但不论在哪儿，都引人注目。

由于工作的关系，于雅先和公司领导们都能保持密切的接触，往往交谈几句，就可进入比较随意、轻松的状态，有时她几句幽默的话一说，领导的玩笑话也就出来了。这是一般人所无法做到的。

由于工作关系，她跟总经理王德勤的接触很多。

本来在社会上这么多年，她已经习惯了各种男人落在她身上各样的眼神，欣赏的，爱慕的，甚至贪婪的。当然，王德勤看她的眼光，与别人看她的眼光是不同的，那里面更多包含着的，是一种柔情与宽容，这她不会不清楚。特别是有时从国外回来，他总是给她买一些女人喜欢的小东西，表面上看很随意，但细一琢磨，便深感其良苦用心。

但是，对于王德勤，于雅先总是装傻，她知道，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，女人总处于弱勢的。男人太理智，而女人太容易沉迷于感情中而不能自拔。所以说和王德勤之间的这层微妙，她是小心翼翼，尽量不捅破它，她希望一直保持这种朦胧状态，对自己、对他，对工作、对公司，都有好处。

一周前，公司开劳动竞赛表彰大会，工会全力以赴。

会议结束，于雅先回到办公室已经夜幕降临，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，连开水龙头的气力似乎都没有了。她有些酸呕，把身子微微前倚，靠着洗手盆，她觉得倘若不如此，或许她立马会瘫在地上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房门被推开了，走廊里昏黄的灯光，忽然显得刺眼。于雅先的心猛一惊悸。推门进来的是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王德勤，看着她失神、憔悴的样子，他放缓了口气又问：“是不是不舒服了？”

“啊，没什么。”于雅先打起精神，拧开水龙头，在手臂上来回擦着肥皂。

“雅先，你应该去全面检查一下身体，最近，你的气色很不好。”

“谢谢，王总，不会有什么，我心里有数的。”

“我看不一定，越明白越会使人产生习惯性的自信，而人有时恰恰是由于这种自信，对于痛苦的反应迟钝，麻木，生活也是这样。”

于雅先听了，身子微微一颤，这不分明是话里有话吗？

房间里静悄悄的，只有“哗哗”的流水声。于雅先感到对方那灼灼的目光，落到自己身上，有些发烫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是把头垂得更低了，机械地用手指刮着胳膊上的皂沫。

王德勤凝视着于雅先白皙的脖颈和裸露的臂腕，不由得凑近她：“这两年，你为公司真的付出很多，下一步，公司恐怕要有大变化，你可能要承担更大的重任，你就放手干吧！”

“哦！我行吗？”于雅先感激地看了王德勤一眼。

“怎么不行？我看行就行嘛。”

“哦……”于雅先不置可否。

王德勤突然变得有些不自然：“生活着应该是幸福的，人不能没有爱。当年

的基督被钉上十字架，也决不是为了背负重荷，而是为了给活着的人以幸福。可后来有些信徒，也在复活节里，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去体味耶稣受难的痛苦，这不显得荒唐可笑吗？”

于雅先下意识地瞥了一眼王德勤，他什么时候学会了说这种话？房间里的气氛有些尴尬，于雅先想让自己安静些，就转过身来说：“我有些不舒服……”

“雅先，我不知你怎么想，我是非常看重咱们之间感情的！”

“感情？”一种慌乱从于雅先心底泛起。她知道，王德勤的妻子是个女强人，在深圳开了个进出口公司，常年不在家，他跟财会科长杨慧关系很“铁”，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了。工会主席与总经理之间的配合，这些年还算行，但那是为了工作呀，她从来没敢把彼此的交往同个人情感联系起来。

“你难道不明白，这个公司将来就是咱们的吗！”王德勤故意把“咱们”二字说得很重。

“咱们？我从来没想过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双方一时无语，房间沉寂下来。

王德勤望着陷入沉思中的于雅先，可能以为自己的话起了效用。他伸出手来按在她的肩上，于雅先没有动，像是没有觉察。他望着她，有些心神不定，咳嗽了一声。于雅先感到有些不自在，那双温热的手使她的血在涌，可她一时又无力去抗拒。

“雅先，开始新的生活吧。”王德勤说着，他真诚、期待的目光直射到于雅先的脸上。

于雅先忽地意识到了什么：“不，王总！我……还有事，材料分厂那个下岗的景红出车祸了，最近精神状态很不好，我得去一趟！”说完冲王德勤勉强笑了笑，推门而出。

回想起方才的一幕，于雅先的心不由一阵紧。这样处理，虽无可厚非，但对王德勤来说，毕竟让他这个总经理没面子。不过，透过这件事，更能看出，王德勤对企业改制已经蓄谋已久了。他对自己的这番举动，有多少真情在里边姑且不论，有一点却是明摆着的，那就是他要拿下工会这至关重要的一票。

表面上看，于雅先在公司里势单力薄，但她的身后却是近千名职工群众和层层相扣的上级工会。以往，公司大事小情，只要工会一出面，很多时候都会迎刃而解。于雅先在职工群众中的影响力、感召力如何，王德勤不会不清楚，这种利害关系，在改制中无疑要纳入他的重点考虑范围之内。

于雅先几次想发言，但一时找不到一个好的切入点。

这时，会议多少显得有些沉闷。

王德勤扫视了众人一眼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当然了，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东西，具体操作层面，大家都应该发表一下意见。啊？说说，都说说。”

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赵永东顿时心领神会，即刻应道：“我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制方案。时间安排得当，步骤稳妥，可操作性强。既然企业改制是大势所趋，那我们不必再犹豫。俗话说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嘛，我们不能辜负区领导的厚望。李区长和区里这么多领导，在百忙之中能亲自到我们公司部署改制，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关心和爱护，我们所有党员干部，都应以此为动力，立即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改制中来。”

继而，赵永东又东拉西扯了一些有关企业改制目的和意义之类的话题，直至见台上几位领导浮现出满意的微笑，他才略微欠了一下屁股，把话题止住。

于雅先再也忍耐不住，问道：“有两个问题，我很想听一下。一是企业固定资产评估，是哪家审计事务所做出的，是不是最终结论？二是如果未被继续聘用的职工，买断费用给多少，有没有政策依据？”

“注意，工会只能帮忙，不要添乱。”赵永东显然对于雅先此时提这种敏感的问题不满，“我们不要先在这些小问题上纠缠，要看大方向，看大局、看主流。”

“工会就得关注这些具体事情嘛！”

“公说公的理，婆说婆的理，那恐怕什么事也办不成了，就会贻误时机，影响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。企业转制是区委、区政府的重大决策！”赵永东口气强硬，那架势显然不容于雅先再说下去。

“企业改制没有错，但这么大的事怎么可以草率？”于雅先却仍不示弱。

李宝库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难堪：“怎么说是草率呢？改制方案经过方方面面论证了嘛！当然，小于呀，有什么意见也不是不可以提。作为试点企业，我们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恕我直言，眼下有关企业改制的法律法规确实不够健全，但也不能因噎废食，我们再也耽误不起了。别人几百年走过的路，我们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赶上，怎么办？只能只争朝夕。如果等什么都齐备了，恐怕大好时机也就错过了，我们可也就成为历史罪人了，这种僵化的思想状态真是害人不浅哟！我们同南方一些县区的发展差距，我看首先就差在这方面。所以今年区里确定要把国有企业改制作为一个突破口，我们就是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，城建二公司要当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为全区企业改制当好示范，提供经验！”

不少人看出苗头，纷纷表态，会场上很快出现一面倒的局面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对此先保留意见。”于雅先却毫未退缩。

“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呀！”赵永东万没想到，一向聪颖能干、任劳任怨的工会副主席，竟敢这样说话。

于雅先仿佛觉得心口有个什么东西堵着，几次想一吐为快，但欲言又止，终归没有说出来。

她十分清楚，凭她一个工会副主席要想扭转眼下的态势，显然困难重重。她

要面对的，不仅是王德勤、赵永东这些直接的强悍的对手，还有区里的上层人物。再说，在座这么多人，居然除了她，没有人提出什么疑义。

胳膊能扭过大腿吗？

4

晨曦初放，车水马龙。S市又恢复了一天的喧闹。

这是个令人心情不错的周五。7点半刚过，方军便踏入了市总工会的大门。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每天提前半个小时上班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。家就住在解放广场另一端，离市总工会大楼也就半里路程。他每天清晨都要围绕广场慢跑5圈，也就是说，一个早上就要路过单位5次。然而，上下班的时候，却有小车准时接送他，风雨不误。

机关是8点上班，此时全楼还静悄悄的。他先走进收发室，一边向门卫老罗打招呼，一边翻看昨晚的值班记录。

近来，市总工会可谓是非常时期。老主席柳济标到站上政协了，常务副主席纪惠存被调到劳动社会保障局，新来的主席谢景新刚到任没几天，又去省委党校学习；还有两个副主席，不是外出开会，就是患病疗养。这样一来，他这个唯一在位的副主席也就得当起这个家了，也正是表现的时候。

已经十来天了，在他的精心管理下，机关各部门运转紧张有序，不时还加班加点。眼看这段非常时期就要结束了，一切平稳、高效。

门卫老罗汇报说，昨晚一切基本正常，就是在晚8点多的时候，有个下岗职工喝醉了，来闹了一会儿，不过，由于给派出所打电话很及时，没有一刻钟，警车就把人拉走了。

正说着，昨晚值班的小靳走进门，又汇报说，后半夜桥梁厂工地塌方，有位工人被砸在里边。送医院很及时，但由于伤势很重，据说已无生还希望。劳保部部长马平带人接到通知后，已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着手调查事故原因。

眼下这类事情太多了，方军都麻木了，只是“噢噢”地敷衍着，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值班室。一抬头，面对的正好是正厅那幅巨大的刻有“实事求是”四个金光闪闪大字的牌匾。平时，下面摆着一盆盆花草，不知怎么，眼下却都不见了，只剩下用三角铁焊成的花架子，显得有些破落。

他立刻喊来老罗问罪：“花都搞哪儿去了？”

老罗告诉他是以旧换新，花卉公司没有接替上。

“怎么搞的？胡闹！告诉办公室，以后新的没拿来，旧的不许拿走！否则，不就成了‘实事求是花架子’了吗？”他脱口而出，本来是一脸的严肃，但说完，自己也情不自禁笑了。

来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打开灯，将空调旋钮调到合适的位置。打开饮水机的热

水开关,把那大号的保温杯里已经晾了一宿的水,兑成冷热适中的温水,先吸入一支高科技的蘑菇提取液,再仰脖将温开水一饮而尽。这是按报纸上说的,每天晨起第一杯水之后的第二次有效补水。对此,无论多忙,他从不含糊。

去年机关组织体检,验血发现,他的低密度脂蛋白偏高,特别是血黏稠度高,这给他增添了不少心理负担。他知道,这种状况若不能得到有效逆转,那将有患中风的危险。本来方军是极重保养的,一种道家的养生长寿术已经练了近10年,每天半小时,风雨不误。没想到,竟然还弄个高血脂!这使他多少有点心理不平衡。想来想去,他最终认为,一定是工作节奏太快,再加上市工会迎来送往的饭局太多,每次陪客,除了那些高脂肪的东西,就是喝酒,很少吃主食。以前还以为这是什么好事,后来才知道,人的饮食结构,应该是谷物和果蔬占主体,这可倒好,弄反了!所以,近来一有“吃请”的事情,他就能推则推了。

坐在宽大的转椅上,望着天棚,方军不由得做了一个深呼吸,继而意识到,一天的紧张忙碌又要开始了。

再过一个多月,要召开市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。根据市总主席办公会议的安排,市总各部门全力以赴筹备会议。

首先是由他牵头,组成大会工作报告起草小组,其次要策划纪念画册、启动“创新立功大行动”和《工会法》大检查活动、组织全市职工运动会。别的事都说好,让下边的人去操作就行了,大不了的过问一下,主要是这个工作报告给他压力太大。他把办公室、组织部的人分成三个起草小组,再抽调其他部门的笔杆子补充其中,每组写一部分,然后由他统筹。他把这些人员带到风景优美的青湖山庄,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五六天,既激发灵感,又有犒劳这些人的打算。此举深得大家赞许,觉得跟方主席干工作劳逸结合,既让马儿跑,又给马儿草,真好。于是每个人都绞尽脑汁,几易其稿,报告质量明显胜过以往,但方军还是觉得观点和思路还不够新、不够深。

5

不久前,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位置的空缺立时在机关、特别是在副主席和各部部长身上引起一场“立体波动”。

因为这意味着,空缺的常务位置,在工会十大上得有人接替,如果从现有副主席提拔,那还要有相应的一系列位置倒出来。所以有人说,上边动一个,下边动一串儿。不愿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,具备了升迁的条件和机会,不想升迁的干部也不是好干部。于是,凡是认为“有门”的人,很快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敏捷、机智和热忱。

有的主动到有关领导那儿请示汇报工作,提前润滑一下关系;有的设宴与自己升迁用得着的人饮酒叙旧,争取民主评议票额;有的使出浑身解数,废寝忘食

撰写高质量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……

方军今年45岁，出身贫民世家。祖祖辈辈，方家没有出人头地的。方军从小聪颖过人，颇有心劲儿，自然成了望子成龙的父亲所有的指望。他把自己的所有心思和家里全部财力都用在方军身上，就是为了儿子今生今世能出人头地。尤其是在方军下乡插队后，为了他早日回城，全家人节衣缩食，硬撑着给村里头头脑脑送礼，而方军的姐姐方红却成了牺牲品。不仅吃不饱、穿不暖，甚至经常遭到父亲白眼和咒骂，学业当然也就不了了之。方红是随母亲改嫁到方家的，加之从小脸颊上就有一颗倒霉的黑痣，父亲一直认为这个丫头不吉利，横眼竖眼看不上。19岁那年，姐姐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生活，离家出走了，而且一走就是多年杳无音信。谁也不知道她到哪去了，也不清楚她是死是活。后来，方军费尽千辛万苦弄到一个保送上大学的名额，在省城一所著名大学念了四年本科，毕业后被分配到远离老家的S市总工会机关，终于成了一个月月有工资的公家人。

这些年来，方军仍然发扬插队时的好传统，从科员、部长到副主席，仕途越来越成功，眼下可谓风头正健。然而，每每想到姐姐的悲惨命运，他也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内疚感。是不是自己太过于自私而毁了姐姐呢？有时候，这种念头在他脑海中也就不闪而过。不过他也真有这样的决心：有朝一日飞黄腾达，还是要下点工夫找一找这个同母异父的姐姐。

在市总工会，不论是理论根底、文字水平，还是研究问题能力，他都可坐头把交椅，这一点，大家恐怕也自有公论。并且，他从科员开始就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，去年还被评为省优秀工会干部。于情于理，不论从哪个方面说，这次晋升常务，他都理所当然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经过多年摔打，他已经深得官场人际关系真谛，而这种情商，在职位升迁中尤为不可小视。

从副主席到常务副主席，也就是从副县级到正县级，虽只差半个格，却是一个“坎”儿，越过这个，在这个小城市来说，就可以称得上是“高干”了，关键是能带来一系列后续利益和附加值。按目前流行的说法，叫“五子登科”。因为市里有规定：房子，可以按120平方的标准；车子，再也不用向办公室现要那辆桑塔纳，有自己的专车，还是奥迪；票子，虽工资卡上添不了多少，但灰色收入恐怕要多得多，特别是很多个人消费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开发票报销，那种吃公家、喝公家、用公家的感觉真是好极了；至于妻子、孩子的很多事，自然也就迎刃而解。这就是眼下的现实。这些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待遇，就要降临一个贫民后代的头上，方军一想起来，心潮难平。

他最担心是另一个副主席夏方田。此人已经五十有四了，按理说这个岁数，已经没有提拔的可能了。但他以性格憨厚和工作务实著称，上上下下口碑很好，尤其得到市委书记韩丰的多次表扬。

这难免使方军心里有点发堵。

方军坐在办公室里盘算着，蓦地，机关新给配备的漂亮诺基亚手机，发出蜂鸣般悦耳的铃声，一个陌生的号码令方军满脸疑惑：“哪位呀？”

“是方主席吗？我是盛达公司的贾茹。”对方声音甜润、亲切，仿佛是多年不见的老熟人。

“假如？”方军迅速搜索记忆，没有任何印象。

“方主席，我公司新进一批《清明上河图》烫金书画，是送人的上等礼品，您看看是不是订购一些。”

方军一下明白了，原来是推销，专门搞公款消费的！现在这些人为了挣钱简直是无孔不入，她是怎么弄到手机号码的？但又一想，别费那心思了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真想弄你电话号码还有什么难的吗！想到这，他便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们不买。”说罢就按断了手机。继而，本来就有些凌乱的心绪就更烦了。正愣着神，桌子上的电话又响了。他悻悻地拿起话筒，没好气地问：“喂，哪位？”

“哎呀，这当领导的记性可能都不太好啊！你猜！”

话筒里的女高音似乎很熟悉，可能是下面工会的，敢跟他这么说话的人，肯定不是一般关系，但一时半会儿，方军还真想不起来是谁。因为他在市总工会是一个点，面对全市的工会干部是一个面，人家记住他容易，他要记住所有的人可就难了。所以他只能含糊其词地应付：“哪能不知道，你的声，我还听不出来吗，挺好吧？”

“好是挺好，我到底是谁，你说呀！”

“啊……嘻嘻！”方军只能傻笑着。

“看来你是没想我呀！我是于雅先！”对方的声音里，“想”字故意说得很重。

哦，这不是那个城建二公司的工会副主席吗？啥时说话变得比男人还大方！“哎呀，于主席，我怎么能不想你呢，我想你想得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都想不起来啦！哈哈！”

“真是贵人多忘事！”

若是平常，方军还能跟她逗几句，但眼下这么多事压着，自然就没那个心情了：“说，找我什么事？”

“当领导的忙，咱也长话短说。”于雅先也正经起来，“咱们公司开始改制了，有90多人，面临着要跟公司发生劳动纠纷，非常需要市总工会的帮助，请您一定关照。”

“啊，可以……研究研究，你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你们楼下。”

哦！方军本来是下意识地应付，万没想到，她近在眼前，只好说：“那你上来吧！”话一出口，方军就有些后悔了，真是越忙越打岔。

笃笃笃，三下低缓的叩门声。

方军打开门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，足有十多个身着蓝工作服的人出现在眼前！看了半天，他才慢慢认出站在眼前的于雅先。仿佛苍老了一些，有些憔悴的脸颊上，尽管有着很多人人为的努力，但与脑门儿闪着光泽，一看就知道保养极佳的方军相对照，还是有很大的反差。

“怎么，问题有那么严重吗？”四目相交，双方不约而同伸出了手，轻轻地握了一下。于雅先边说边往屋里走：“方主席，工人到工会，也就是到家了，不用客套吧？”说罢，径直走到沙发坐下。这样一来，那些工人也蜂拥而入。

一丝不易觉察的不快在方军的脸上倏地掠过，继而又满面春风：“工会是职工之家嘛，大家不要客气，请坐！喝水的，这有饮水机和纸杯。于主席，我忙得很，一会儿还要到市委开会，你能不能简明扼要地把你们的事情在五分钟内说完？”显然，他说了假话。

于雅先更痛快：“不用五分钟，马上就可以说完。”

“有这么简单的事吗？”

“事情是这样。我们公司的改制方案，我们觉得有很多问题，希望市总工会能过问一下。眼下，最为急迫的是有90多工人因为补偿金，还有偿还职工集资款、补交养老保险、补发加班费等问题上，与公司发生了劳动纠纷。”

“是吗？”方军一脸茫然。

于雅先补充道：“想走诉讼程序，但一开始就卡了壳，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先收这些工人共5万多元的处理费才肯立案。这些工人，每月工资高的八九百元，低的只有六七百元。从去年开始，市里执行新的仲裁收费标准，对仲裁处理费作了新规定，在国家规定的鉴定、勘验、差旅、证人误工补助四项上，增加了咨询、翻译、复制、送达案件材料、文书费；鉴定人、翻译人员等因出庭而支出的差旅费，及其他应当由当事人承担的合理费用。并且，收费标准也从按实际开支收取改为按诉讼标的百分比收取。”

“对，这个没错呀！”

“但，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很多人交不起仲裁费，劳动纠纷无法进入法律程序。”于雅先随手拿出一份仲裁收费单，“你看，一位家住河东区的女工请求仲裁，一下就要被收1000多元仲裁费，而她的单位也在河东区，仲裁员不存在出差的可能，这笔钱收得是不是不合理？市总工会能不能和我们一道去质疑仲裁委？”

“那怎么可能，工会只是个社团组织，哪里有权干涉仲裁委的事情。”方军一看于雅先咄咄逼人的阵势，立刻把口封得很死。

于雅先无奈地说：“那这帮工人只能以经济困难为由，向仲裁委申请缓交处理费了。但是，按市有关规定，出具困难证明的权力在工会的手里，所以，就劳驾

您批准给他们开个困难证明。这是市劳动仲裁委的受理案件通知书。”

方军接通知书时，瞥见有个工人正用他挂着衣架上的毛巾擦着什么，这让有洁癖的他不由得皱了下眉头，不过在这样的场合，他还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的，他将怒气压捺了下来，把目光渐渐收拢到受理案件通知书上：

收取总额为 3.38 万元，处理费最低的为 320 元，最高的是 1500 元。

他知道，早在两年前，市人大就通过了一个《职工权益保障条例》，其中第 4 条给这些工人的减免申请提供了法律依据：对于缴纳仲裁费、诉讼费确有困难的职工当事人，经本人申请和由用人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工会证明，可以批准其减免或者缓交。

他说：“不错，是可以申请减免，但市总工会不办理这项证明，应该到企业所属地的区总工会办理，而且工人必须出示低保证明。对此，市总工会会有补充通知。”

“恰恰是市总工会的通知让我们必须来找你们！”于雅先说：“方主席，你看这些四十七八的人，点子多背呀！”“文革”，正是该学东西的时候，下课；青春好年华的时候，下乡；快干不动了，该吃老本的时候，又下岗！唉，真是上有老，下有小，难死了啊！”

“要知道，我们可都是纯粹的全民职工啊，不是大集体、合同工、临时工。”几个工人附和道。

方军看了众人一眼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在《职工权益保障条例》生效后，市总工会以通知的形式，针对第 4 条规定，做出了解释，对困难职工的界定，如何出具证明，以及应该由哪些单位受理等问题，也做了规定。第一，第 4 条所称的困难职工，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，由当地民政部门和街（镇）核发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职工；第二，职工要求减、免、缓有关诉讼费用时，应向工会提交申请，并出具当地民政部门核发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证，以及有关部门出具的正在享受低保的证明；第三，申请一并交由职工单位所在地的县区级以上工会办理。”

方军一字一板，滴水不漏：“公事公办，规定在先，不太好办。尽管我十分同情这些工人兄弟，但，毕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。”

于雅先有些忍不住了：“我就不明白，市总工会也不具备对人大条例补充的资格呀！”

听方军这么一说，两个工人也嚷道：“你可怜可怜咱们不行吗！”

明显感到有飞沫陆续落到脸上，方军一忍再忍，略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不是不同情大家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对困难，应该有一个界定的标准嘛，否则大家都说自己困难，岂不乱了套？工会的职责就是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的。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们，我们市工会工作，可以说，一直走在全省的前面，主要体现在近年连续出台了几部维护职工权益的地方法规，而在每部法规的起草过程中，市总工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这其中就包括《职工权益保障条例》。这于主席也是

清楚的嘛!”

于雅先说:“就这个通知内容而言,困难职工被缩小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职工。那没有低保,但生活确实困难的‘边缘型’工人怎么办?”

手头上这么多事压着,哪有心思这么纠缠下去?方军心急如焚:“这可能是政策的一个盲点,有待于研究。从理论上讲,这96人如果确实生活困难,工会也应该为他们出具证明,我们也非常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。但需要研究啊,你们可先到劳动、民政部门协商嘛。好了,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,我找个人来接待你们。”

说罢,一个电话,他把生活保障部长叫来,郑重介绍道:“这是咱们市总专门负责困难职工救助的顾凤才部长,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探讨。我就暂不奉陪了。于主席,你不知道,我现在老忙了。”

于雅先说:“据我所知,人大制定《职工权益保障条例》时,没有把证明的权力与义务授予其他单位或部门,而唯独授予工会,就是考虑到工会更能保护工人权益。市总工会应该亲自调查,站在维护职工权益的立场与事实的基础上,出具证明。但现在,市总弄出了个偷懒通知,把证明困难的义务推给了工人,把出具证明的权力留给了自己,工会所要做的,不过是审查一下工人拿给他们的低保证明而已。再说,对这类申请都由各区、县工会受理,市总工会干什么?我们公司也算是市里一家比较大的企业,为什么市工会就不能受理呢?”

方军一摊手,苦笑道:“好了,我也没工夫跟你探讨那么多了,眼下工会社会认可程度低,没地位,也很难,这你也是清楚的呀。”这时他已经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,“特别是在非公企业中,工会组建都很困难。在很多事情上,我们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”他把顾凤才叫到门外,悄悄嘱咐道:“你应酬一下,策略点。”

“那到底怎么办啊?”

“掂量着办嘛,这还用我教你吗!”

顾凤才一头雾水。

方军白了他一眼,匆匆下楼。正好机关那辆桑塔纳停在门前,他急忙拉开车门命令道:“走,去市委!”

司机小刘以为听错了:“上市委?”

“话咋这么多呢,快!”

小车急速驶出,转眼消失在滚滚车流中。

于雅先不知所措,顾凤才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
正相持着,一位叫谢本义的工人愤然而起:“让派出所来抓我好了!”说完走到方军宽大的办公桌前猛然一掀,“哗啦”一声,桌面倾斜,东西遍地,一片狼籍。这一举动犹如导火索,点燃了大家的情绪。屋子里的工人不少失去了理智,有的用脚踢翻了痰盂,有的将手中的杯子顺势往地上一摔,有的将柜子上的电视往地上一掀,发出一声闷响。

这种情况令于雅先也手足无措，只能边喊边制止：“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这样干不能解决问题，只会坏事！”可是她的声音淹没在混乱中。

大水冲了龙王庙——一个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场面……

7

上午发生的事情简直就像个梦。

工人们自控能力差，于雅先不是不知道，但没想到会出现这样一个难以收拾的局面。无论如何，人是她带去的，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事到如今，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尽管方军作为市总工会的副主席，以如此态度对待来访工人实属不该，但那是他的问题，而一个基层工会主席带人大闹市总工会的大帽子压下来，问题可就严重得多了，往轻了说是蔑视上级领导机关，往重了说就是目无法纪，扰乱社会秩序，怎么处理都不为过，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一上午，于雅先都在忙不停地做着善后工作，该赔偿的赔偿，给解释的解释，好话不知说了多少遍，弄得口干舌燥，精疲力尽，她离开市总工会，回到公司时已经是午后1点了。

在大门口，正好与赵永东走了个碰头。

这样一个时候，于雅先最想回避的人就是赵永东，他毕竟是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。加上近来两人常有意见分歧，本来带工人去市总工会讨说法赵永东就一直不同意，这更令于雅先无言以对。

她只好低着头，灰溜溜地往里走。

赵永东可能刚吃过午餐，油汪汪的脸上呈现着幸灾乐祸的样子，见于雅先头都没抬，不由增添了几分火气：“怎么，连招呼都不打了？既然这样，我也别自作多情了！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们到市总工会闹事，影响极为恶劣，已经传到区委领导那里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停职检查！”

于雅先脑袋里“轰”的一下，尽管有预感，但她没有想到会这样快！她陡然想起昨天赵永东所说的“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”那句话，看来真为这话“负责”了。当然，赵永东并没那么大的能量，其背后还可能有一批身居高位的人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处理决定，也不好好调查一下，就不问青红皂白令其停职，这不是典型的落井下石吗？她再一次真切感到，工会维权，真是说起来容易，干起来难啊！难道真不该带人去市总工会？

于雅先立在那里足足有半分钟，但她并没有回过头，始终背朝赵永东。无疑，这令这位窃笑者心里很不舒服。半晌，他只好边走边悻悻地说：“你呀你，好自为之吧！”

于雅先立即回应道：“谁也不必高兴太早，光脚不怕穿鞋的，我相信正义者会笑到最后！”

赵永东万没想到，如此大难临头，于雅先还这样强硬！这倒让他有点反应不

过来，过了好一阵，他才冷笑道：“好，好！算你能耐！”

于雅先扭头就走，回到自己办公室，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。可是听筒里毫无声息，一问才知，电话已经被掐断了。她拿着冰凉的话筒，足足呆了一刻钟，继而感到，在这条路上自己已经无法回头了。

整整一下午，她就一个人呆坐在办公室里思前想后。

虽然眼下发生的各种事情一串接着一串，但起因恐怕都是改制，这一点她心里明镜似的。从改制方案的时间、内容、方式、步骤等一系列安排上看，她的直觉告诉她，这决不是即兴之作，甚至每一细小环节的设计，都流露着策划者的苦心。更高明的是，这个改制方案虽然有侵吞国有资产、侵犯职工权益的嫌疑，但却似乎没有违法违规的把柄。由此看来，这份改制方案的背后，很可能有着很深的背景，远比她估计的复杂。城建二公司固定资产评估仅为 1600 万元，主要由原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受让，其中原经营者占 85% 的股份。扣除债权债务，又有百分之二十的优惠，然后又分 5 年付清所欠资金。她清楚，如果弄好了，企业每年的纯利润至少也在 300 万以上，这是不是就等于把企业白白送给王德勤了呢？

如果真是这样，区里那些官员不会不知道这次改制的分量，他们在背后扮演的是一种什么角色呢？就王德勤来说，他家里是不缺钱的，老婆在深圳开一家外贸公司，一年至少有六位数的收入。他们就一个女儿，去年考取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，全额奖学金，每月 1600 美元，用他的话说，根本花不完。夫妇俩都是 50 多岁的人了，再能花钱还能花多少呢？再说，这么多年的企业一把手，明的暗的，各种收入加起来也相当可观。如果这一切都令人不可思议的话，那就得从他家里以外的地方寻找答案了。

一个女人的身影立时闪现在于雅先的脑海里——公司财务科长杨慧。本来杨慧以前是公司仓库的一个保管员，因为有些姿色，又聪颖会来事，一来二去，深得王德勤的赏识，便把她调到公司财务科当出纳。斗转星移，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。也许是天意，也就是大前年的一个冬日，杨慧的丈夫在一场车祸中突然去世了，这让他们的关系一下就有了质的飞跃，杨慧很快由出纳员升任为公司财务科长。如果王德勤为情而贪，那就容易理解了。这些年被揭露出来的大小贪官，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征。杨慧毕竟刚刚 30 岁，来日方长，欲望如同无底洞一样深不可测。倘若王德勤真的深陷其中，那他就是有座金山恐怕也填不满。这样想来，他完全有可能在企业改制前就已经超前运作资产转移这类事情了。难怪企业几次搬迁、对外合作以及扩大经营，都出现了似乎不应有的决策失误，如果说当时大家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，那么联系起眼下的改制方案，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的名堂了。

各种各样的念头，不时在于雅先的脑海里浮现。不知不觉中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。她一看表，原来早就过了下班时间。脑袋一阵发沉，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倏地蔓延开来。她站起来，决定马上回家。